



臺灣的語種分佈與區劃

洪惟仁*

一、摘要

筆者自 1985 年起調查全臺灣的閩南語方言，進行方言語料的蒐集與方言分類，目的在做臺灣閩南語地理語言學研究。2005 年起本人則進行全臺灣所有語言的分佈調查。本研究根據以上收集的資料，對全臺灣的語言分佈進行區劃，並繪製語種分佈地圖，本文即介紹其地圖繪製原則及初步成果。

二、緣由與目的

(一) 臺灣的語言地圖繪製

臺灣第一張語言地圖，應該算是小川尚義所繪製的〈臺灣言語分布圖〉（【附圖 1】），附錄於《日臺大辭典》（1907）。這張地圖為臺灣所有的語言進行分類與區劃，漢語標示著漳州話、泉州話、客家話的分佈，「番語」（南島語）分為泰雅、賽德克、布農、鄒、查里仙（魯凱）、排灣、卑南、阿美、雅美（今稱達悟）、賽夏、熟蕃（平埔族）等共 11 種。除「熟蕃」散佈漢語區內，其餘 14 種語言的分佈，各有清楚區劃。算起來，臺灣的語言地理學至今已經有 106 年的歷史了。

不過小川尚義並沒有說明這張地圖是怎麼畫出來的，他是根據什麼調查資料繪製的呢？他個人有能力繪製這樣的地圖嗎？我曾猜測是根據人口普查資料繪製的，正好 1905 年總督府的人口調查就有語言一項。可是 1905 年時《臺日大辭典》（1907）已經完稿，正準備付印，小川尚義怎麼來得及利用這份資料？

根據許世融（2011）最新考證，本圖是根據 1901 年「關於本島發達之沿革調查」有關祖籍人口的調查報告所繪。許世融已經根據這份資料繪製了當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

時的臺灣漢人祖籍及熟番分佈圖(2013)。我(洪惟仁 2013)把兩張地圖作過比對,若合符節,證明許世融(2011)的考證是正確的。這樣看來,臺灣第一張地圖其實不是語言地圖,只是漢人祖籍及原住民族群地圖。

真正根據語言分類及實際的田野調查繪製的是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合著的《原語による台灣高砂族傳說集》(1935)中所附的〈臺灣高砂族言語分佈圖〉,其詳細標示著平埔社及高砂族部落的位置;同時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研究室《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の研究》(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馬淵東一合著,1935)所附5張臺灣「蕃族」的分佈地圖,詳細標示原住民部落的位置。雖然是族群分佈圖,但原住民的分類其實是根據語言而分類的,因此這些詳細的地圖可以視同南島語語言分佈圖。

因為小川尚義誤把漢人祖籍分佈等同於族群分佈,又等同於語言分佈,因而發生了錯誤,因為省籍的閩粵不等於族群分類的閩客,閩省有客,粵省有閩。不過因為閩粵和閩客的分界線大部分是重疊的,語言分類和族群分類大體上也是競合的,因此小川的地圖其實還是很有參考價值的,他的研究不能不說是語言地理學的研究。即使我們不承認小川地圖(1907)是語言地圖,1935年的幾張地圖也不能不說是語言地圖。

1935年以後,接著是臺灣的皇民化運動,二次大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臺灣幾乎沒有什麼語言地理學的調查研究。雖然戰後也出現了幾張臺灣全局的語言區劃地圖,不過大部分都不是根據實際的語言調查成果,或者雖然有調查,但是因為調查地區有限,對於自己沒有調查到的地區不是抄襲前人地圖,甚至徒逞想像力,以偏概全,因而準確度不足。

戰後根據語言調查繪製地圖的唯一成果是鍾露昇教授在《閩南語在臺灣的分佈》(1967)所附變體分佈圖,其調查詞條27條,調查人數448人,調查點平均分佈於臺灣各鄉鎮,每一個詞彙都作了方言變體分佈圖,是臺灣方言變體分佈圖的濫觴。不過這些是變體分佈圖,不是語言區劃圖。

可以稱為共時的臺灣南島語地圖是林修澈在《族語紮根》(2006:39)書中所附的原住民族語言分佈地圖。根據林修澈〈原住民族語言分布地圖的繪製〉(2009)文中所述,這是2002至2006年間政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接受委託統籌編輯教育部九年一貫教育原住民「族語」教材,為了「因應族語教材編寫與印發的需要」所繪製的。可見其繪製原則一開始就帶有母語教學的實用主義與族語復振的理想主義色彩,不完全站在客觀的描寫語言學立場。



筆者從 1985 年開始進行臺灣閩南語的分類與分佈調查。《臺灣方言之旅》(洪惟仁 1992) 是作者有關臺灣閩南語及客語方言調查的一個簡要報告，書末附錄的〈臺灣的漢語方言分佈圖〉是戰後第一張根據實際的調查資料繪製的臺灣漢語方言分區圖。不過這張地圖對於自己沒有調查到的地方只有參考小川地圖(1907)，因此也沿襲了一些錯誤和粗略。

以上所介紹的都是具有實際的田野調查根據，並且是臺灣全局的地圖，除了這些之外當然還有不少地圖，但大部分是區域性的或是歷時的語言擴散圖，而非涉及臺灣全域的、共時的語言地圖。就細密度而言，除了林修澈(2006)能夠達到村的行政區之外，大部分都只到鄉鎮級。

從 1988 年參加龔煌城教授主持的「臺灣地區漢語方言調查研究計畫」開始，筆者在國科會的資助下，對於閩南語的調查從未中斷，不斷根據最新的調查，隨時修正地圖，增加精細度與精確度。2005 年以後更把視角擴及全國語言，包括閩南語、客語、南島語、華語、日語客里謔 (Japanese creole) 的分佈，並把參考座標降到村里、甚至自然村以下，鄉鎮以下的語言分佈細節紛紛顯現出來，其研究成果已有多篇發表於期刊或專書上(從 2006 年以來，筆者已經發表了多篇區域性的語言分佈調查研究，包括高屏地區(2006)、臺中海線地區(2008)、臺北地區(2009)、宜蘭地區(2010)、臺灣西北海岸地區(2011)、臺中地區(2011)、關廟地區(2012))。我最近在《語言暨語言學》(2013)發表了一篇〈臺灣的語種分佈與分區〉，是我對於臺灣語言分類、語言分佈與語言區劃調查研究的總成果。

這篇文章將簡單介紹這個研究是怎麼做出來的、臺灣的語言及方言分佈的狀態，以及怎麼進行地理區劃。

(二) 臺灣語種區劃地圖繪製的意義

語言地圖有兩種，一種是變體分佈圖，一種是語言區劃地圖。我把前者的地圖繪製歸入「地理語言學」，而把後者歸入「語言地理學」。世界上的語言地圖大部分是變體分佈圖，語言區劃地圖較少。

語言地圖的繪製濫觴於 1876 年德國語言學家文克 (G. Wenker, 1851-1911) 開始進行德國方言的通信調查，經過一世紀的接棒才完成了德意志語言地圖集繪製。真正的語言地理學創始者應屬法國方言學家日葉隆 (J. Gilliéron, 1854-1926)，他和助手愛德蒙 (E. Edomont) 在 1897-1901 之間進行了四年、調查了 639 個方言點，1902-09 之間陸續出版了有名的《法蘭西語言

地圖集》，並進行語言地理學的解釋，因此被稱為「語言地理學之父」。受到日葉隆的影響，歐洲各國紛紛出現地圖集，如耶柏與如德（K. Jaberg und J. Jud）的《意大利及瑞士南部語言・事物地圖》（1928-1940），共 8 卷 1,705 張地圖；西班牙格利拉（A. Griera）的《Catalunya 語言地圖集》（1923-1939），美國庫拉斯（H. Kurath）的《新英格蘭語言地圖集》（1939-1943），蘇聯阿伐內索夫監修的《莫斯科以東中央各州俄羅斯語方言地圖集序論・補充資料及地圖注記》（1957）。

在亞洲，語言地圖集最早發達的是日本。日本語言學先驅者上田萬年，以國語調查委員會的身分建議文部省進行了全國性的方言調查，結果出版了《口語法調查報告書》（1905）收「口語法分佈圖」37 張；《音韻調查報告書》（1906）收「音韻分佈圖」29 張。雖然出版的年代和日葉隆差不多，但是採用文克的通信調查，且調查點不均勻，只能說是起步的嘗試性研究。

戰後日本的語言地理學持續進行，全國性的語言調查是國立國語研究所從 1957 到 1965 之間進行的全國性語言調查，共發表六卷（1966-1974）。微觀的語言地圖到處都有，其中比利時神父賀登崧（W. A. Grootaers）1950 年從中國逃難到日本，給日本的微觀語言學相當重要的影響。

2006 年美國 William Labov 等發表了美國全國格局的語言地圖集 *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A Multimedia Reference Tool*；另外，由 40 幾位語言學家合作繪製的全球語言結構地圖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2005 年發行 CD 版，2008 年在網站公開線上版。這兩本地圖的出版顯示這幾年，歐美的語言地理學復興起來了，語言地圖的繪製成爲語言學界的新流行。

但這些都是變體分佈地圖，屬於地理語言學研究。日本的語言區劃也只是理論上的研究，至今還沒有一本語言或語言區劃地圖集的出版。

相反的，在臺灣和中國卻是先出版語言區劃地圖。1987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結合了中國語言學的精英學者，總結中國方言調查的成果繪製了中國的語言方言分區地圖，完成了中國語言學者長期以來的願望，可以說是中國語言地理學成就的第一高峰。臺灣亦被劃入閩語分佈圖中，唯因作者缺乏調查資料，地圖與實際的分佈狀態有相當大的差距。

中國語言地理學的另一高峰是北京語言大學曹志耘教授所主持完成、



2008年出版的《漢語方言地圖集》(三卷)。雖然只有材料的呈現，沒有語言地理學的解釋，但是已經為中國的語言地理學立下了劃時代的里程碑。

反觀臺灣，雖然語言地理學在日治時代已經有很好的成績，從小川地圖(1907)的發表至今已經106年，即使從1935年算起也有78年歷史。可是很慚愧，至今沒有出版過一本「臺灣語言區劃地圖」，也沒有「臺灣語言/方言變體分佈圖」。

由上述看來，世界的語言地理學正進入一個復興期，並且格局都很大，後進的中國也已經出版了兩本全國格局的語言地圖。出版臺灣全局的語言方言地圖集可以說刻不容緩。因應這個趨勢，本研究完成後將出版《臺灣語言分區地圖集》，此一專書的發表將宣示臺灣的語言地理學已經復興，在世界的語言地理學界並未缺席。

三、《臺灣語言分區地圖集》的特色

《臺灣語言分區地圖集》是語言地理學(linguistic geography)的研究範疇。語言地理學的基本概念是把語種(語言、方言)看成是獨立的存在體，因此基本工作是對於語言或方言做適當的分類。把語言及方言的分類確定下來，才能把各語種的空間分佈狀態繪製成語種區劃地圖。

(一) 有關語種分類問題

臺灣語言的分類已經有很多的成果，南島語的分類，李壬癸(1992, 1993, 1997, 1999, 200, 2010)做得最多也最好；客語方面客委會有六大方言的語言認證，學術上鍾榮富《臺灣客家話導論》(2001)做得相當詳細，但對細節的小方言也未必完全。閩南語有洪惟仁對於臺灣閩南語及臺北閩南語的分類(1992、2008)，涂文欽對於彰化閩南語的分類(2007)。張屏生(2007)也嘗試對臺灣閩南語漳泉以下次方言再細分。

臺灣還有一種特殊的語種「日語客里謳」。這是因為日語是戰前臺灣的「國語」，亦是不同族群的共通語。日本殖民政府為了統治的方便強制把高山原住民遷徙到遷徙地帶，宜蘭南澳鄉及大同鄉的賽德克陶賽族(Tausa，即Toda的訛音)，因為和混雜的泰雅語Squiliq、Ts'oli'等方言溝通困難，居民採用日語為共通語，因而創造了一種以日語的詞彙與語法為基礎，但音韻、詞彙與語法融合了底層的泰雅語或賽德克語，也吸收了一些閩南語和華語詞彙的混合語，成為臺灣特有種的「客里謳」，我們也算它是臺灣的語種之一。

本研究是根據全盤性、系統性、一致性的分類原則進行全臺灣的語種分類。

(二) 有關語種區劃問題

語言區劃取法於區域地理學所謂的「地理區」(region) 的劃分。「區域劃分」(regional division) 或稱「區劃」(regionalization) 需要先立下標準，用於繪製地圖時也需要有一致的標示原則。語言區劃地圖是語言分佈狀態的一種展示方式。劃分「語言區」的目的是把複雜的語言地理分佈狀態做一個整理，加以分區，以便於空間理解，在實用上作為語言規劃或行政區劃的參考。

本研究對於臺灣的語種分類與語種區劃提出了以下的原則：

1. 同質性原則：同一語言區對內有相當的同質性，對外有相當的異質性。
2. 共時性原則：空間標示的語種不是歷史上使用的語言或方言，而是現在正在使用的語言或方言。
3. 連續性原則：同一「語言區」必須具有語言連續性。
4. 優勢原則：語言混雜的程度不一，以統計或估計使用人口的比例為劃區與標區標準。
5. 傳統原則：以世居居民使用的語言優先標示或歸區的標準。
6. 土地與人口原則及其他：語言分佈區的土地面積與人口數必須得到平衡。

以上六個原則中，前三個是傳統地圖所採用的，後三者是本研究獨創的。為什麼要增加這三個原則呢？傳統的語言區劃地圖最令人詬病的一點，就是把等語線或語種分界線看成是非黑即白的界線。而事實上語言的界線是模糊的，語言的地理變異是漸層的，沒有絕對的界線。這就是為什麼語言區劃地圖比較少的原因。中國幅員廣大，語言複雜，適合於繪製語言區劃圖，但也因為同樣的理由，方言變體分佈圖的繪製更加困難。這大概是語種區劃地圖先誕生的原因。

臺灣土地雖然狹小，可是語種（語言或方言）繁多，加上語種混雜或錯雜分佈的情形相當普遍，如何把這種複雜的分佈狀態表現出來，考驗語言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優勢原則」考慮了語言社會學的意義，「傳統原則」考慮了歷史文化的意義，「土地與人口原則」考慮了地理學及人口、政治的意義。它將表現出和傳統語言區劃地圖完全不同的面貌。

再者，傳統語言地圖大概只是畫給語言學家看的，其他領域的學者通常看不懂，因此也不關心。本研究繪製的地圖記載了比傳統語言地圖更豐富的



資訊，它不只為語言學服務，也為其他的領域服務，因此更具實用價值。

(三) 語種分類與區劃的層次性問題

語種的分類和區劃是有層次性的，即使是傳統的區劃地圖，也多少有層次性。

1. 語種分類上的層次

我們將臺灣地區的語種分為3種漢語，14種南島語，1種日語客里謳語，其下再細分為若干方言、次方言，甚至二次方言。

在方言次分類上問題比較大的是閩南語，調查也比較困難。閩南語基本上是漳、泉方言的融合，俗稱「漳泉濫」(Tsiang-Tsuân-lām)，但是因為混合得很徹底，一般人也分不清方言系屬，它的分類與調查工作只有閩南語方言學家才有辦法做。本研究把閩南語方言分為泉腔、漳腔、混合腔三種。漳泉以下有很多次方言，其下又二次方言。泉腔之下分為「泉山腔」、「泉中腔」、「泉海腔」、「同安腔」四大類。其下又分老、新、偏等次分類。至於漳州腔又可以分為「漳山腔」、「漳海腔」。

客語的方言分區比較單純。分為四縣腔、海陸腔、大埔腔、饒平腔、詔安腔，合稱「四海大平安」，此外又有幾個極稀少的方言。最近客委會把四縣腔也作南北之分，但我們認為在語言分類上無此必要。

南島語的分類架構在日治時代已經初步建立起來了，但分類層次，以及方言次分類的調整，一直都在爭論中。譬如過去賽德克被歸類為泰雅族，但兩族溝通有困難，賽德克族有自己的認同，因此爭取獨立分類。但因族名之爭不能和解，最後原委會決定花蓮的屬於太魯閣族，而南投的屬於賽德克族。我們站在語言學的觀點無法承認賽德克語和太魯閣語是兩個語言，仍然按照傳統把「太魯閣」歸為「賽德克」的一個方言。

同樣的情形，撒奇萊亞雖然也被原委會認定為原住民族之一，但是根據李壬癸的研究，撒奇萊亞是阿美語保存古語最多的方言，仍然是阿美語的一個方言，不能獨立為一個語言。

埔里的噶哈巫(Kaxabu)也有人爭取獨立為一個語言，但其實是巴宰語(Pazih)的一種方言，它代表著一個尚存而瀕危的巴宰語。

鄒語的分類也是問題。小川尚義（1907）只有鄒語，不分南北鄒語，但小川尚義與淺井惠倫（1935）卻分為 Tsou（鄒）、Kanakanabu（卡那卡那霧）、Saaroa（沙阿魯阿）三類，與其他的語言平行。李壬癸（1999）把鄒語分為北鄒、南鄒兩個方言，Chang（張永利，2006）和 Ross（2009）認為北鄒、南鄒之間的差異性大到超過了方言的差異，因此我們把南、北鄒語認定為不同的語言。

總計目前尚存的南島語有：泰雅（Atayal）、賽德克（Seediq）、賽夏（Saisiyat）、布農（Bunun）、北鄒語（Northern Tsou）、南鄒語（Southern Tsou）、魯凱（Rukai）、排灣（Paiwan）、阿美（Amis）、卑南（Puyuma）、達悟（Tao）（舊稱雅美（Yami））、邵（Thao）、噶瑪蘭（Kavalan）、巴宰（Pazih）等共 14 種語言。

總而言之，我們的語言、方言區劃層次排除了政治的、族群認同等因素，純粹站在語言系屬的觀點來做分類。

2. 語言區劃上的層次

地理區是有結構的，小區域「集合」為中區域，中區域「集合」為大區域，最後由全部的大區域「集合」為全世界，由上而下構成「階層性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語言區是從空間的觀念，模倣地理區的劃分，把語種分佈情形進行空間區劃。因此我們把臺灣的語言分佈區作為整體，由上而下分成幾個層次：

語言州：臺灣整體劃分為 7 個語言州。除南島語州、客語州之外，閩南語細分為四州，即北閩州、中閩州、南閩州、澎湖州，加上語言混雜的「花東州」，共七州。金門、馬祖雖屬中華民國領土，但屬於福建省，在語言上屬於福建閩語，不在本研究的範圍內。

語言區：語言州之下，閩南語州分為漳腔區和泉腔區；客語州分為海陸腔區、四縣腔區、大埔腔區。南島語州各種語言自成一區。

語言片或語言島 / 群島：語言區之下，按同質的方言類別分為語言片，片內異質的語言歸為語言島或群島。

語言小片或語言小島 / 島群：語言片之下，按同質方言的次方言再分為小片，小片內異質的語言或歸為語言小島或島群。

語言同質性雖然是我們的區劃原則，但是具體的語言區，語言不一定是同質的，語言區的名稱或標示的語種只是優勢的語種，區內異



質的語種用下位層次的語言片 / 小片或語言島 / 小島來呈現。

(四) 臺灣各語種的分佈大勢

按照臺灣各語種的分佈狀態進行語言區劃，可以發現不同語言區有不同的語言分佈特色，也可以看出不同的語言在語言區劃系統上的分佈狀態。以下就南島語的 14 種語言，客語五大方言，閩南語三大方言（漳腔方言、泉腔方言、混合腔方言）的分佈大勢，鳥瞰臺灣所有語種的分佈狀態（參見【附圖 2】）：

1. 南島語北由臺北縣烏來鄉綿延至臺灣南端屏東縣牡丹鄉的雪山山脈和中央山脈等高山地帶成連續性分佈，形成本文所謂的「南島語州」，達悟語分佈在蘭嶼，作為其「飛地」；另外卑南語、阿美語分佈在花東海岸山脈兩側與漢語混雜分佈，劃為「花東州」的一部分。
2. 客家話分佈在北自桃園縣觀音鄉綿延至南投縣國姓鄉的丘陵地帶，包括桃竹苗丘陵、臺中東部丘陵延伸至南投國姓鄉成連續性分佈，形成所謂的「客語州」；其餘呈語言島或群島形態分佈。中閩州內的雲林縣二崙、崙背是一個詔安客語島；南閩州高屏地區的「六堆」成群島分佈，並零星散佈在花東縱谷，以客語島形態與閩南語、阿美語錯雜分佈。
3. 閩南語分佈在所有的平原：西部由臺中綿延至臺灣最南端屏東的大平原及宜蘭平原；所有的海岸：東北及北部海岸、桃竹苗海岸、花蓮海岸平原、臺東海岸平原；大部分的盆地：臺北盆地、南投埔里盆地、花東縱谷；大部分的島嶼：澎湖群島、小琉球、綠島等等。幾乎所有海拔最低，最容易開發，交通最發達的平原、海岸、盆地、島嶼都是閩南語的分佈區。因分佈區廣大，本文區劃為四個閩南語州，而花東州亦以閩南語為主。
4. 華語語言島散佈在整個臺灣，其最大範圍不及村里，沒有一個華語語言島達到市鄉鎮的規模，且所有的華語語言島都與當地語言形成華語優勢的雙語區。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眷村改建為國宅，一個一個失去了獨立的封閉性空間，而即將走向消失的命運。
5. 日語客里謳散佈在宜蘭縣南澳鄉的花澳村、金洋村博愛巷、東岳村及與其相鄰的大同鄉寒溪村。隨著年輕人逐漸改說華語，日語客里謳也瀕臨消失。

以上五個主要語種，能夠形成大面積連續性分佈的只有南島語、客語和閩南語，其分佈格局大約和地形與海拔相關。閩南語分佈在低海拔的平原、

海岸、島嶼，客語除六堆客語群島、詔安客語島之外都分佈在低、中海拔的丘陵地帶；南島語除阿美語、卑南語、達悟語之外，都分佈在高海拔的山地。

(五) 各語言州的語種分佈

臺灣地區的語言區可以劃為七州。各語種在各州的分佈狀態分述如下（全圖參見【附圖 2】「臺灣語種分佈區劃圖」）：

1. 南島語州

南島語只有 8 種語言成區分佈，由北而南劃為泰雅、賽夏、賽德克、布農、北鄒語（南鄒語只在布農語區內散佈，不成區分佈）、魯凱、排灣、達悟 8 區，歸「南島語州」。賽夏分佈零散，大部分在客語區內或泰雅語區內成混雜區，能夠獨立成區的只有南庄鄉東河村北半部。阿美語及卑南語的分佈區與本州藕斷絲連，並且和漢語混雜，劃入「花東州」。邵語及巴宰語在「中閩州」成語言群島形式散佈，不成區分佈。（詳參圖一）

2. 客語州

客語只有 3 種語言成連續性分佈，劃歸「客語州」。本州成一條龍狀，龍頭是桃園、新竹的海陸客語區；龍口為中壢、龍潭的四縣客語區；龍身是苗栗的四縣客語區，龍後是臺中的大埔腔客語，龍尾在國姓鄉。龍口和龍尾及周邊地帶多為客語方言或和閩南語混雜或錯雜。（詳參圖二）

3. 四個閩南語州

閩南語是臺灣最強勢的語言，不但分佈區廣闊，並且人口眾多，因此依照方言分佈格局分為 4 州：北閩州、中閩州、南閩州、澎湖州。（全局詳參【附圖 2】）

(1) 北閩州

北閩州漳泉成同心圓狀分佈，最外圈是老漳腔，中圈是泉腔，中心地帶是新漳腔。（詳參圖三）

(2) 中閩州

如地圖所示，中閩州成「海泉陸漳」的方言分佈格局。（詳參圖四）

(3) 南閩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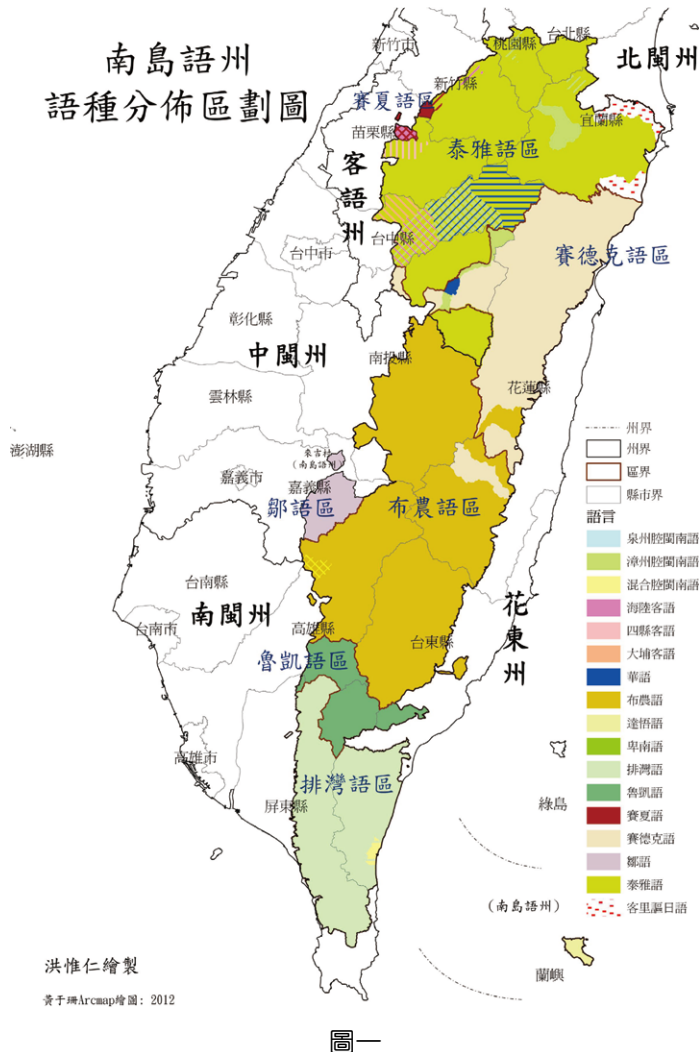
南閩州的閩南語只有「高雄海口偏泉區」較具特色，其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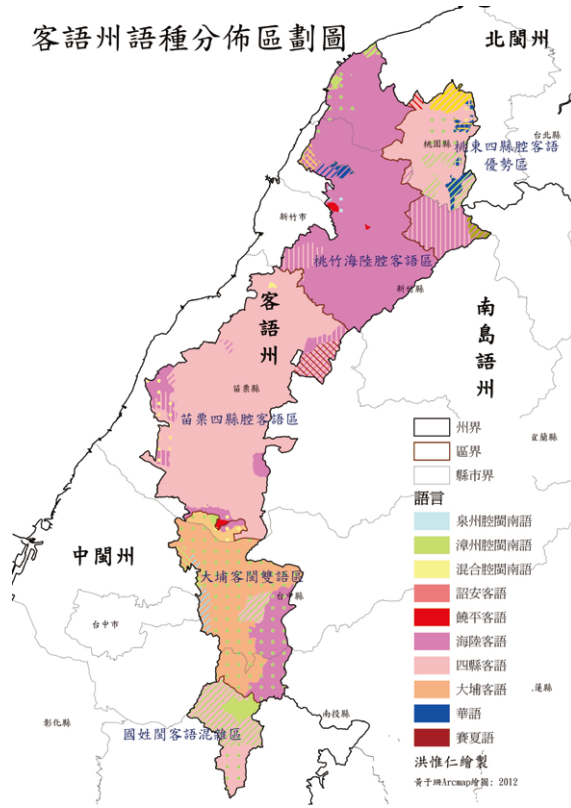
區分為兩區：「臺南漳泉混合區」、「高屏漳泉混合區」，兩區各有方言特色。「高屏漳泉混合區」內包孕著「六堆客語群島」。(詳參圖五)

(4) 澎湖州

澎湖州是最純粹的閩南語分佈區，大部分地區講同安腔閩南語，劃歸「泉腔區」，白沙鄉以漳腔為優勢，劃為「漳腔區」，但其內部方言受到同安腔入侵影響，次方言複雜。(詳參圖六)



客語州語種分佈區劃圖



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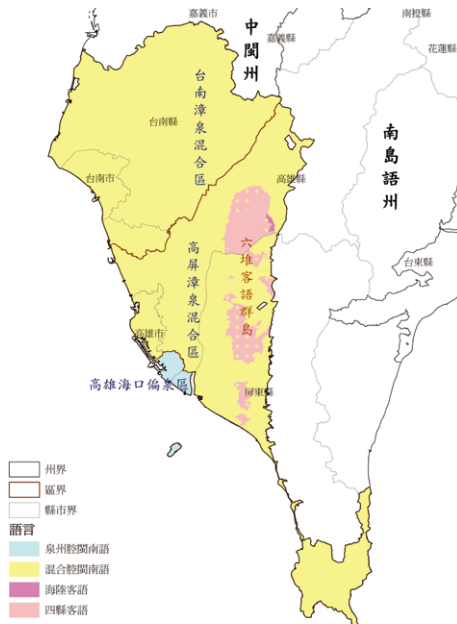
北閩州語種分佈區劃圖



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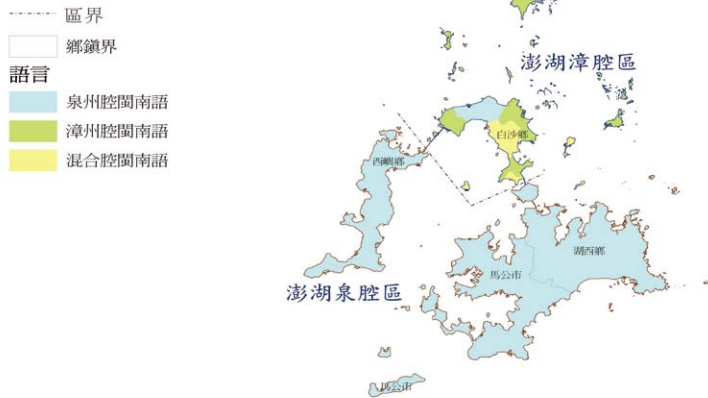
圖四



南閩州語種分佈區劃圖

圖五

澎湖州語種分佈區劃圖



澎湖州

洪惟仁繪製
黃子珊Arcmap繪圖：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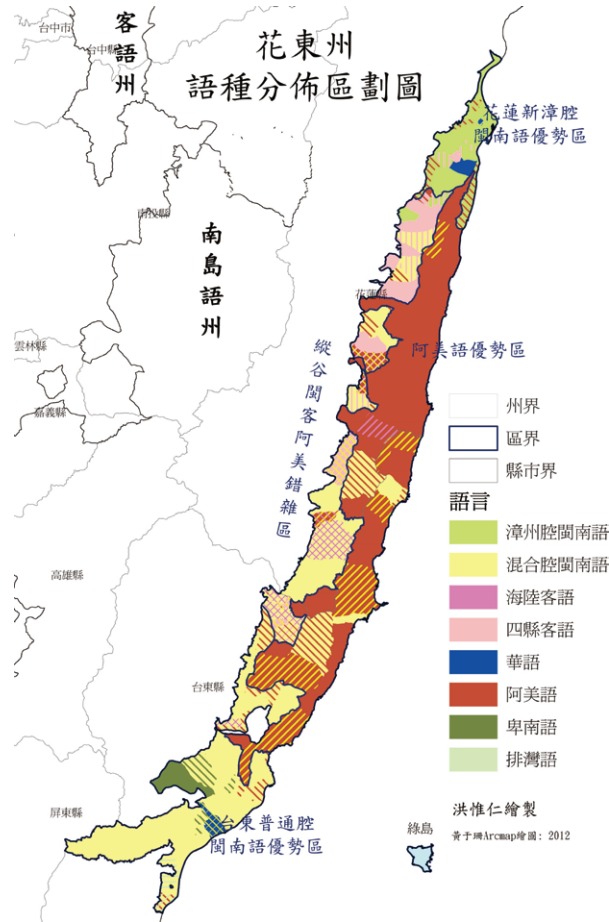
圖六

(5) 花東州

花蓮、臺東兩縣除山區屬於南島語州之外，濱海地區劃歸「花東州」。本州分爲 5 區，到處都是閩南語、客語和南島語阿美語或卑南語的混雜區，各區語言特色與語言錯雜情形都不一樣。（詳參圖七）

四、結論

本研究首先提出語言分類及語言區劃的原則與方法，並以此原則對臺灣的各語言的分佈進行空間區劃，使得雜亂的語言分佈狀態變成有秩序而容易



圖七

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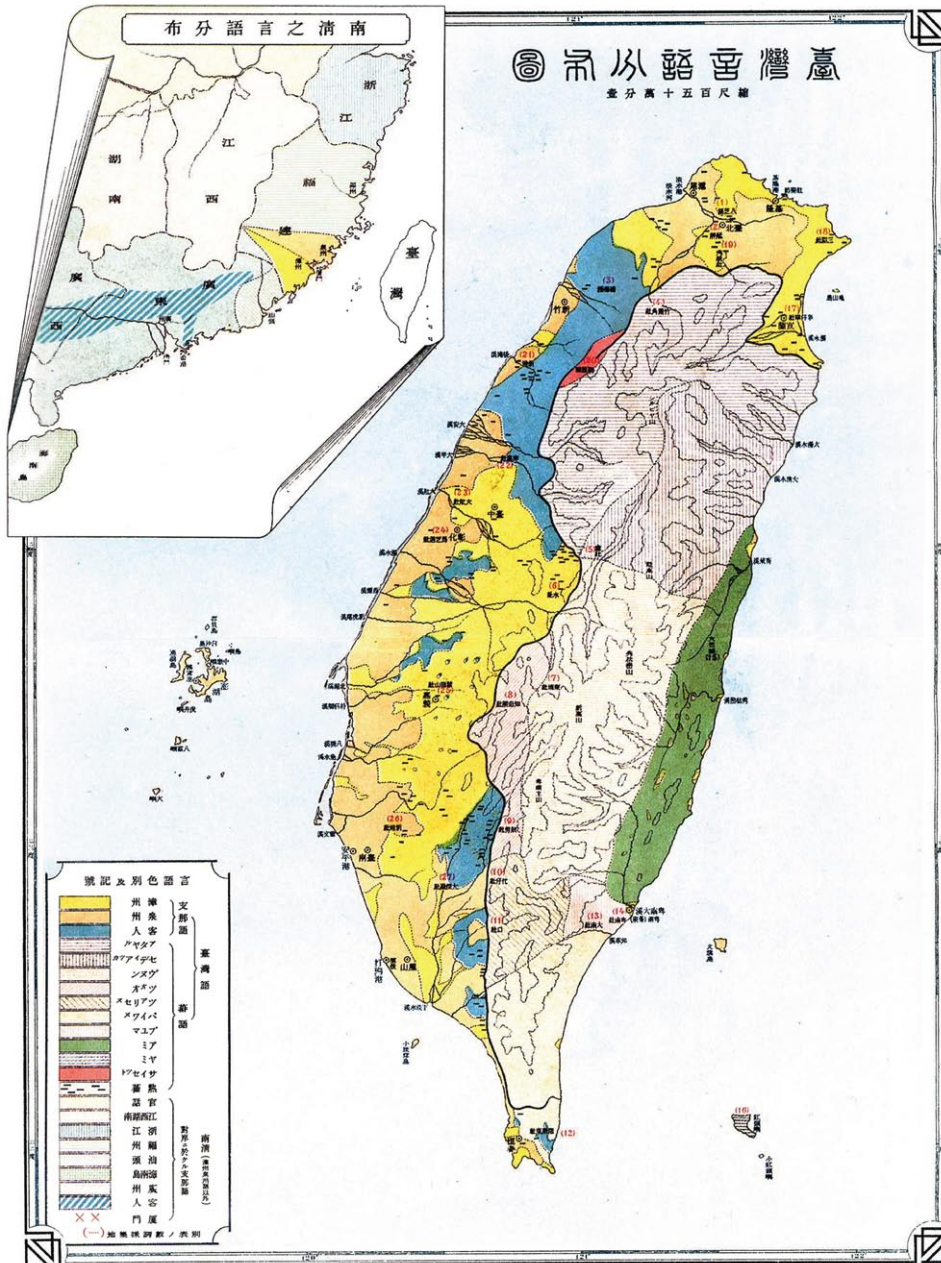
本報告提出的六個語言區劃原則，包括：同質性原則、共時性原則、連續性原則、優勢原則、傳統原則、土地與人口原則。語言區劃層次，分臺灣地區為7個語言州，各「州」之下分為若干「區」，區下分「片」，「片」下分「小片」，不能成片的異質語言視為語言島／群島或小島／島群。

臺灣語言之分佈大勢與海拔高低相關。閩南語分佈在平原、海岸、島嶼，客語主要分佈在丘陵地，南島語主要分佈在山地。全圖參見【附圖二】，多張語言州圖插入文中。州下的區、片分佈圖雖然無法全部收錄於本文中，但由圖中的色彩也隱約可分辨出語言混雜或錯雜分佈的情形。

更複雜的分佈細節參見筆者已發表的論文（請進入洪惟仁個人網站瀏

覽，網址：<http://www.uijin.idv.tw>）。《臺灣語言分區地圖集》全書可望在 2013 年夏秋間完成。

【附圖 1】臺灣言語分布圖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臺日大辭典》（1907），小川尚義繪製。



【附圖 2】臺灣語種分佈區劃圖

